

欽定明史

卷二百
十八之
二十

明史卷二百十八

列傳第一百六

總纂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保兼太子太保和殿學士兼吏部尚書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申時行

子用懋用嘉孫紹芳

王錫爵

弟鼎爵子衡

沈一貫

方從哲

沈淮

弟演

申時行字汝默長洲人嘉靖四十一年進士第一授修撰歷左庶子掌翰林院事萬曆五年由禮部右侍郎改吏部時行以文字受知張居正蘊藉不立崖異居正安之六年三月居正將歸葬父請廣閣臣遂以左侍郎兼

東閣大學士入預機務已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累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張居正攬權久操羣下如束濕異已者率逐去之及居正卒張四維時行相繼柄政務爲寬大以次收召老成布列庶位朝論多稱之然是時內閣權積重六卿大氏徇閣臣指諸大臣由四維時行起樂其寬多與相厚善四維憂歸時行爲首輔余有丁許國王錫爵王家屏先後同居政府無嫌猜而言路爲居正所遏至是方發舒以居正素暱時行不能無諷刺時行外示博大能容人心故弗善也帝雖樂言者許居正短而頗惡人論時事言事者間謫官衆

以此望時行口語相詆謫諸大臣又皆右時行挂言者
口言者益憤時行以此損物望十二年三月御史張文
熙嘗言前閣臣專恣者四事請帝永禁革之時行疏爭
曰文熙謂部院百執事不當置考成簿送閣察考吏兵
二部除授不當一一取裁督撫巡按行事不當密揭請
教閣中票擬當使同官知夫閣臣不職當罷黜若并其
執掌盡削之是因噎廢食也至票擬無不與同官議者
帝深以爲然絀文熙議不用御史丁此呂言侍郎高啟
愚以試題勸進居正帝手疏示時行時行曰此呂以賸
昧陷人大辟恐讒言接踵至非清明之朝所宜有尚書

楊巍因請出此呂於外帝從巍言而給事御史王士性李植等交章劾巍阿時行意蔽塞言路帝尋亦悔之命罷啟愚留此呂時行巍求去有丁國言大臣國體所繫今以羣言留此呂恐無以安時行巍心國尤不勝憤專疏求去詆諸言路副都御史石星侍郎陸光祖亦以爲言帝乃聽巍出此呂於外慰留時行國而言路羣起攻國時行請量罰言者言者益心憾旣而李植江東之以大峪山壽宮事撼時行不勝貶去閣臣與言路日相水火矣初御史魏允貞郎中李三才以科場事論及時行子用懋貶官給事中鄒元標劾罷時行姻徐學謨時行

假他疏逐之去已而占物情稍稍擢三人官三人得毋廢世以此稱時行長者時行欲收人心罷居正時所行考成法一切爲簡易亦數有獻納嘗因災異力言催科急迫徵派加增刑獄繁多用度侈靡之害又嘗請止撫按官助工贓罰銀請減織造數趣發諸司章奏緣尚寶卿徐貞明議請開畿內水田用鄧子龍劉綎平隴川薦鄭洛爲經畧趣順義王東歸寢葉夢熊奏以弭楊應龍之變然是時天下承平上下恬熙法紀漸不振時行務承帝指不能大有建立帝每遇講期多傳免時行請雖免講仍進講章自後爲故事講筵遂永罷評事雒于仁

進酒色財氣四箴帝大怒召時行等條分析之將重譴時行請毋下其章而諷于仁自引去于仁賴以免然章奏留中自此始十四年正月光宗年五歲而鄭貴妃有寵生皇三子常洵頗萌奪嫡意時行率同列再請建儲不聽廷臣以貴妃故多指斥宮闈觸帝怒被嚴譴帝嘗詔求直言郎官劉復初李懋檜等顯侵貴妃時行請帝下詔令諸曹建言止及所司職掌聽其長擇而獻之不得專達帝甚悅衆多咎時行者時行連請建儲十八年帝召皇長子皇三子令時行人見毓德宮時行拜賀請亟定大計帝猶豫久之下詔曰朕不喜激聒近諸臣章

奏槩留中惡其離間朕父子若明歲廷臣不復瀆擾當以後年冊立否則俟皇長子十五歲舉行時行因戒廷臣毋激擾明年八月工部主事張有德請具冊立儀注帝怒命展期一年而內閣中亦有疏入時行方在告次輔國首列時行名時行密上封事言臣方在告初不預知冊立之事聖意已定有德不諳大計惟宸斷親裁勿因小臣妨大典於是給事中羅大紘劾時行謂陽附羣臣之議以請立而陰緩其事以內交中書黃正賓復論時行排陷同官巧避首事之罪二人皆被黜責御史鄒德泳疏復上時行力求罷詔馳驛歸歸三年光宗始出

閣講學十年始立爲皇太子四十二年時行年八十帝遣行人存問詔書到門而卒先以雲南岳鳳平加少師兼太子太師中極殿大學士詔贈太師諡文定子用懋用嘉用懋字敬中舉進士累官兵部職方郎中神宗擢太僕少卿仍視職方事再遷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崇禎初歷兵部左右侍郎拜尚書致仕歸卒贈太子太保用嘉舉人歷官廣西參政孫紹芳進士戶部左侍郎

王錫爵字元馭太倉人嘉靖四十一年舉會試第一廷試第二授編修累遷至祭酒萬曆五年以詹事掌翰林院張居正奪情將廷杖吳中行趙用賢等錫爵要同館

十餘人詣居正求解居正不納錫爵獨造喪次切言之
居正徑入不顧中行等既受杖錫爵持之大慟明年進
禮部右侍郎居正甫歸治喪九卿急請召還錫爵獨不
署名旋乞省親去居正以錫爵形已短益銜之錫爵遂
不出十二年冬卽家拜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參
機務還朝請禁諂諛抑奔競戒虛浮節侈靡闢橫議簡
工作帝咸褒納初李植江東之與大臣申時行楊巍等
相構以錫爵負時望且與居正貳力推之比錫爵至與
時行合反出疏力排植等植等遂悉去時時行爲首輔
許國次之三人皆南畿人而錫爵與時行同舉會試且

同郡政府相得甚然時行柔和而錫爵性剛負氣十六
 子衡舉順天試第一郎官高桂饒伸論之錫爵連章
 辭許語過忿伸坐下詔獄除名桂謫邊方御史喬璧星
 請宥飛論錫爵務擴其量爲休休有容之臣錫爵疏辨
 以是積與廷論忤時羣臣請建儲者衆帝皆不聽十八
 年錫爵疏請豫教元子錄用言官姜應麟等且求宥故
 巡撫李材不報嘗因旱災自陳乞罷帝優詔留之火落
 赤真相犯西陲議者爭請用兵錫爵主款與時行合未
 幾偕同列爭冊立不得杜門乞歸尋以母老連乞歸省
 乃賜道里費遣官護行歸二年時行國及王家屏相繼

去位有詔趣召錫爵二十一年正月還朝遂爲首輔先是有旨是年春舉冊立大典戒廷臣毋瀆陳廷臣鑒張有德事咸默默及是錫爵密請帝決大計帝遣內侍以手詔示錫爵欲待嫡子令元子與兩弟且竝封爲王錫爵懼失上指立奉詔擬諭旨而又外慮公論因言漢明帝馬后唐明皇王后宋真宗劉后皆養諸妃子爲子請令皇后撫育元子則元子卽嫡子而生母不必崇位號以上壓皇貴妃亦擬諭以進同列趙志臯張位咸不預聞帝竟以前諭下禮官令卽具儀於是舉朝大譁給事中史孟麟禮部尚書羅萬化等羣詣錫爵第力爭廷臣

諫者章日數上錫爵偕志臯位力請追還前詔帝不從已而諫者益多而岳元聲顧允成張納陞陳泰來于孔兼李啟美曾鳳儀鍾化民項德禎等遮錫爵於朝房面爭之李騰芳亦上書錫爵錫爵請下廷議不許請面對不報乃自劾三悞乞罷斥帝亦迫公議追寢前命命少俟二三年議行錫爵旋請速決且曰曩元子初生業爲頒詔肆赦詔書稱祇承宗社明以皇太子待之矣今復何疑而弗決哉不報七月彗星見有詔修省錫爵因請延見大臣又言彗漸近紫微宜慎起居之節寬左右之刑寡嗜欲以防疾散積聚以廣恩踰月復言彗已入紫

微非區區用人行政所能消弭惟建儲一事可以禳之
蓋天王之象曰帝星太子之象曰前星今前星旣耀而
不早定故致此災誠速行冊立天變自弭帝皆報聞仍
持首春待期之說錫爵答奏復力言之又連章懇請十
一月皇太后生辰帝御門受賀畢獨召錫爵煖閣勞之
曰卿扶母來京誠忠孝兩全錫爵叩頭謝因力請早定
國本帝曰中宮有出奈何對曰此說在十年前猶可今
元子已十三尚何待况自古至今豈有子弟十三歲猶
不讀書者帝頗感動錫爵因請頻召對保聖躬退復上
疏力請且曰外廷以固寵陰謀歸之皇貴妃恐鄭氏舉

族不得安惟陛下深省帝得疏心益動手詔諭錫爵卿
每奏必及皇貴妃何也彼數勸朕朕以祖訓后妃不得
與外事安敢輒從錫爵上言今與皇長子相形者惟皇
貴妃子天下不疑皇貴妃而誰疑皇貴妃不引爲己責
而誰責祖訓不與外事者不與外廷用人行政之事也
若冊立乃陛下家事而皇三子又皇貴妃親子陛下得
不與皇貴妃謀乎且皇貴妃久侍聖躬至親且賢外廷
紛紛莫不歸怨臣所不忍聞臣六十老人力捍天下之
口歸功皇貴妃陛下尚以爲疑然則必如羣少年盛氣
以攻皇貴妃而陛下反快於心乎疏入帝領之志臯位

亦力請居數日遂有出閣之命而帝令廣市珠玉珍寶
供出閣儀物計直三十餘萬戶部尚書楊俊民等以故
事爭給事中王德完等又力諫帝遂手詔諭錫爵欲易
期錫爵婉請乃不果易明年二月出閣禮成俱如東宮
儀中外爲慰錫爵在閣時嘗請罷江南織造停江西陶
器減雲南貢金出內帑振河南饑帝皆無忤眷禮逾前
後諸輔臣其救李沂力爭不宜用廷杖尤爲世所稱特
以阿竝封指被物議旣而郎中趙南星斥侍郎趙用賢
放歸論救者咸遭譴謫衆指錫爵爲之雖連章自明且
申救人卒莫能諒也錫爵遂屢疏引疾乞休帝不欲其

去爲出內帑錢建醮祈愈錫爵力辭疏八上乃允先累
加太子太保至是命改吏部尚書進建極殿賜道里費
乘傳行人護歸歸七年東宮建遣官賜敕存問賚銀幣
羊酒三十五年廷推閣臣帝旣用于慎行葉向高李廷
機還念錫爵特加少保遣官召之三辭不允時言官方
厲鋒氣錫爵進密揭力詆中有上於章奏一槩留中特
鄙夷之如禽鳥之音等語言官聞之大憤給事中段然
首劾之其同官胡嘉棟等論不已錫爵亦自闔門養重
竟辭不赴又三年卒於家年七十七贈太保謚文肅子
衡字辰玉少有文名爲舉首才自稱因被論遂不復會